

长篇历史谋略小说

# 谋 霸 天下

庸人◎著

穷天下之谋

集天下之兵

尽天下之力

成天下之业

谋天，谋地，谋人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唐人

北京作家

主要作品

纪实文学:《外地人在北京》

长篇小说:《北京爷们儿之一天痴》

长篇小说:《北京爷们儿之二地煞》

纪实文学:《千面网虫》

长篇历史小说:《大唐情史》

纪实文学:《动感车迷》

长篇小说:《痞爷》

长篇历史小说:《谋天下》

长篇小说:《危险接触》

长篇小说:《危险旅程》

长篇小说:《一不留神》

长篇小说:《北京爷们儿》。

38集古装神话电视剧《欢天喜地七仙女》编剧

长篇小说:《那爷们儿真逗》

长篇小说:《中国丁克》

长篇小说:《婚姻是这样炼成的》

24集电视剧《幸福来了你就喊》编剧

长篇小说:《射雕时代》

百集情景电视剧《铁爷茶馆》编剧

六十集情景电视剧《白丁县令》编剧

长篇小说:《电视》

长篇小说:《我不是人》

长篇小说:《焦躁》

## 目录

第一章匈奴之地	001
第二章日出西方	007
第三章天生贵族	025
第四章秦王逐客	042
第五章天下之谋	059
第六章编织罗网	077
第七章将军必死	100
第八章必须杀人	117
第九章阴谋阳谋	136
第十章玩物丧志	159
第十一章战神出世	178
第十二章平凡人生	203
第十三章一片混乱	224
第十四章一计二用	241
第十五章吹灰之力	259
第十六章宫闹惊恐	280
第十七章人言可畏	304
第十八章人之不朽	328
第十九章北方之计	353
第二十章临死之搏	377
第二十一章美女美女	402
第二十二章锋芒所指	425
第二十三章天下一统	449
第二十四章鸟尽弓藏	472

## 第一章：匈奴之地

尸体！那是一具人的尸体，刚刚死去的尸体，成群的秃鹰依然在上空盘旋着。

尸体面颊上的泪水还没有干，而四肢却已经完全干枯。

又一个人倒下了，他还活着，还在动，但没有人愿意拉他一把……

漠北，公元前三世纪，古匈奴人的聚集地，蛮荒得只有草。

草是这里唯一的生物，它似乎宣告着世界上还存在着生命，这顽强的杂草在石头缝里倔强地探出衰败的身躯，几小片嫩叶颤颤巍巍地哆嗦着，好像随时都会缩回去。是啊！它不敢附在地面上伸展自己的腰肢，更不能沿着石头向上攀爬，它知道要是这样自己要么被太阳烤焦，要么就要被过路的黄羊啃掉。

没有路，更没有炊烟，甚至连动物都没有。风化的石灰岩与浆土般的沙丘规划着大地的走向。空气中飘荡着燥热的颗粒，没有风，那漫天的颗粒好像也睡着了，睡得惬意、疏懒、暗藏杀机！

这里就是漠北瀚海群，五千年不变的景色延续到今天。时光上溯到公元前三世纪，整个蒙古高原都处在蒙昧状态，在这里游牧的是强悍的匈奴人和众多不知名的部落。对于黄河流域生活的人们来说，漠北只是象征着匈奴人的偷袭，除此之外全是空白！

正好是戈壁滩上最为酷热的时候，石缝里的杂草早把头缩了回去，大地静谧得恐怖。

忽然一阵轰隆隆的巨响自远方打破了大地的沉寂，地面在微微颤抖，蜥蜴、毒蛇骤然从自己藏身的阴凉地上蹿起，迅速向自己的洞穴爬去。空中无数小虫子飞舞起来，旋即聚集成几坨硕大的黑云，密密麻麻地悬在空中。

“轰隆隆，轰隆隆”，那是无数马蹄践踏大地的声音，似乎还有众多的车辆。不久，在南边，在戈壁滩的尽头，一片蠕动着黑点出现了。它渐渐扩大，慢慢覆盖了整个大草原，那是几万匹战马和几万名骑士。踏地而来的马蹄卷起阵阵尘土，旗帜飞扬，在正中的一杆大旗上，两匹首尾相交的饿狼张牙舞爪地交错在一起，旗下是无数披着羊皮衣的匈奴战士。他们遍野而来，缓缓地行进着，长戈拖在地上，发出“刺刺啦啦”的声音，偶尔还爆出几颗火星。而戈壁滩由于他们的到来，顿时色彩斑斓。匈奴人金发碧眼，赤裸的胸膛大多是古铜色的，有的还长着黄灿灿的胸毛，更有些匈奴士兵生着红色的毛发，那披肩的红发随风飘逸，如幻如魅。

是啊！在中原人眼里匈奴士兵与鬼魅无异。

这是个满载而归的队伍，行列中央是上百辆满载粮食的大车，巨大的车轮足有一米八高，车轮碾在沙石上发出吱吱哑哑的响动，拉车的马匹缓慢而艰难地走着，不时地打着响鼻，马背上的皮毛已经湿透了。车后是几百名黄面黑发、衣衫褴褛的俘虏，大多是女人和孩子，他们步履艰难，摇摇晃晃。俘虏四周是一群举着木棒的匈奴妇女。她们一手领着孩子，另一只手里的木棒却不时落在俘虏身上，嘴里吆喝牲口似的叫喊着什么。

突然俘虏群中发出一阵惊呼，十几名俘虏顿时停了下来。原来有个七八岁的男孩倒下了，口吐白沫，弓着身子趴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咳嗽。俘虏们不知所措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晌竟没人上前。此时领队的匈奴骑士恼怒起来，他举着长戈哇哇怪叫，那意思好像是别理他，快点走。俘虏们垂下眼皮，继续走自己的路，而男孩却咳嗽不休，忽然一支利箭射穿了他后背，远处的几个匈奴士兵顿时欢呼起来。有个年轻的匈奴士兵冲过来，拔出男孩身上的利箭，然后向同伴大声叫喊起来，似乎在炫耀自己的箭法。这次秃鹰再也不用判断了，这顿美餐肯定不能动了。

小王敖咽了口唾沫，幸亏倒下的不是自己。三天了，队伍一直在向北走，不时有人倒下，上千人的俘虏如今只剩了七八百人。他现在竟怨恨起父亲来，要不是他一门心思地跑到代郡来倒卖战马，自己怎么能沦为奴隶呢！想到此不禁悲从中来，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是啊！

父亲被匈奴人打死了，那场战斗摧毁了代郡的一个县署，所有人都被杀了。除了女人和孩子，据说匈奴人口少，每次劫掠都要弄回些奴隶去。

突然小王敖前面的那个大男孩回过头来，凶狠地盯着他道：“小魏国人你省点儿水吧，再哭就要把你干死了！”

小王敖擦干眼泪，有些不服气地说：“死就死了，死了也比当奴隶强。”

大男孩没说话，他狠狠地盯着队伍前方的匈奴士兵，恨不得扑上去照着他的后脖梗子上咬一口。

小王敖见他不说话，便拉着大男孩的衣襟问：“我们这是到底要去哪儿啊？你不是代郡人吗？”

“可能是去他们的王庭。”

“王庭是什么？”小王敖不解。

“就是匈奴单于的宫殿，谁也不知道王庭在哪儿，只有匈奴人才能找到。”大男孩忽然转过身来，声音很低地说：“我们一定要在到达王庭之前逃出去，听说王庭的匈奴人非常多。”

小王敖觉得很乏味，他一直认为大男孩在说梦话，三天来他一直在说逃出去。逃出去？这不是做梦吗？

王敖的家在魏国大梁，母亲早亡，父亲做些小本生意。最近秦国经常攻打魏国，一时间马匹奇缺，大梁市面上马匹的价格已经涨到了五个金币。王敖的父亲便动了到赵国代郡贩马的心思，他不放心儿子，于是带上八岁的王敖千里迢迢来到代郡。俗话说：人要是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他们父子刚到代郡就赶上了匈奴人进攻，王敖的老爹钱没赚到却糊里糊涂地把老命搭上了，连小王敖也被匈奴人劫走。由于当地都是赵国人，于是大家便称小王敖是魏国人。而那个大男孩叫李牧，今年十二岁，他倒是赵国代郡人，父亲战死在长平，这回匈奴人进攻，他和母亲失散了，于是被匈奴人抓住，也成了奴隶。可能是年岁相仿又十分孤单吧，三天来他们已经混得很熟了，事实上王敖不知道他叫什么，只能以小赵国人称呼。

“今天晚上我们就能跑。”见王敖许久不开腔，李牧很有把握地说。

“会饿死的。”小王敖虽然只有八岁，却聪明过人，在大梁时就被誉为神童。但他第一次来漠北，面对茫茫戈壁小王敖早就灰心丧气了。

“我昨天晚上认识了个匈奴孩子，他答应跟咱们一起跑，东西由他来准备。”李牧兴奋地轻轻捏了捏王敖的手心。

“匈奴孩子？”王敖四下看看，果然见俘虏群的外圈里，一个黄头发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俩。“你疯啦？那是匈奴孩子。”

“他也是奴隶，老家在黄河边……”突然李牧不说话了。

只见前面队伍的匈奴狼旗向空中举了三举，整个队伍都停了下来。匈奴人忙着搭建营地，俘虏则被扔在一边，也许他们认为在茫茫戈壁上看管俘虏是件蠢事。

李牧拉着小王敖往沙丘后跑，小王敖不明就里：“干什么去？”

“小奴隶的事啊！”李牧小声道。

“咳！”小王敖一屁股坐下，他指着旁边正在忙活的匈奴人道：“你就是大声嚷嚷，这些妖怪也听不懂，就在这儿说吧。”

李牧摸着脸笑了，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一节呢？小魏国人真是聪明，于是他坐在地上，把昨天晚上的遭遇简单说了说。

李牧是军人世家，自幼就孔武有力，十二岁的孩子就能举起一百多斤重的铜鼎。这次被俘虏一直心有不甘，准备逃跑的念头让他晚上睡不着觉，于是常常在营地里偷偷溜达，寻找机会，好在他是个孩子，匈奴人并不在意。结果昨天晚上他无意中碰上个醉鬼士兵，李牧本能地在后面跟着，他对那家伙的腰刀很感兴趣。不一会儿他看到这个醉鬼出了营地，钻进了营地外的小帐篷里，不久竟传来了女人和孩子的哭叫声。李牧偷偷摸过去看，原来小帐

篷里住着母子两人，母亲是三十来岁的匈奴人，她儿子只有八九岁。此时母子俩正和醉鬼扭打在一起，那个匈奴孩子哭叫着要保护母亲，醉鬼正在揪着他的头发往外拽呢。李牧心头一热，便顺手把一块大石头砸到了醉鬼的后脑勺上。

谁也不知道这个醉鬼是否死了，反正是不动了。李牧一点都不害怕，他九岁就射杀过野狼。此时他吓坏了的匈奴母子招手，示意他们来帮帮自己。于是几个人将醉鬼拖到沙漠里，偷偷埋了，要是醉鬼没死，就是他活该，好在匈奴部队纪律松懈，少一个人根本没人注意。处理完毕，匈奴小孩竟用华夏人的礼数向李牧行跪拜礼。李牧惊诧不已，此时匈奴女人已经缓过劲来了，她拉住李牧也用华夏语说：“我儿子叫且过，家在河南地（河套地区），他父亲是华夏人。去年单于攻打河南地，我们就成了奴隶。”

河套平原一直是匈奴人与华夏人杂居的地方，没有战事的时候，两个民族便经常走动，通婚也是常事。可一旦有了战事，河套地区的居民便成了双方的敌人，处境非常尴尬。

“谢谢你救了我母亲。”此时且过跪在地上再次向李牧道谢，他岁数不大却是一口秦人口音。李牧很喜欢这个匈奴小孩，刚才他和醉鬼拼命的架势，给李牧的印象很深。“不用谢，可你能帮我们弄一匹马吗？”李牧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机会了。

且过看了看母亲，且母轻轻点了点头。且过道：“我们家有一匹母马，可以送给你。但你们逃不出去的，这里是瀚海。”

“有了马和水，我们就能回去。”李牧道。他自幼生活在边陲，几乎是马背上长大的，虽然只有十二岁却已经是代郡有名的骑手了。

“会迷路的。”且过望了望墨一样的天空，他生活在河南地，漠北对于他们母子来说也是陌生而恐怖的。

“有星星，也有太阳。”李牧很有信心，他九岁起就在山中打猎，辨别方向是最基本的技能。“和我们一起走吧？”他走过去，亲热地拉着且过说。

“我们是奴隶，到哪儿都是一样。”且母叹息道。

“跑到中原不就是平民了吗？”年轻的李牧还不明白人世的艰辛。

“明天晚上让过儿送你们吧。”且母不说话了。

听完李牧的叙述，小王敖看着四周鬼魅似的匈奴人，一时有些糊涂了。他出身平民，早就对那些当牛做马的奴隶见怪不怪了，原来匈奴人中也有奴隶啊？可他们长得差不多，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奴隶，哪个是平民……

深夜，营地的点点火把大多熄灭了，天色如墨，远处有野狼低沉的嚎叫声。小王敖被李牧叫醒，两个小孩在人堆里转来转去，在大漠里匈奴人根本不设哨兵，在漠北他们没有敌人。转出营地，李牧他们在营地外的一个沙丘后面看见了且过。小且过牵着一匹瘦骨嶙峋的母马正在数星星呢，他身穿肮脏的羊皮衣，卷曲的金发蓬松地罩在头上，远远看去活像个大蘑菇。李牧跑过去拉住且过，关切地说：“跟我们一起走吧。”

“我是奴隶。”且过把一只羊皮口袋递了过来：“这是水和馕，一直向南跑就是代郡了。”

“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到了中原就没人知道你是奴隶了。”望着这个可怜的小奴隶，小王敖觉得很难受，嗓子眼里像堵了块东西。

“我妈走不了，会被他们打死的。”说着且过将马缰绳扔给了李牧。

最后三个孩子同时跪在地上，相互拜了拜。“我叫李牧，将来到了中原一定要来找我。”说完李牧飞身上马，将王敖抱在怀里，绝尘而去。

王敖在马背上回头望去，只见且过弱小的身躯立在沙丘上，破败得如一团随时都会被风刮走的飞絮。此时一股纤细而孤单的龙卷风自沙丘后升起来，一些沙子被带到空中，远远望去如夜空下一朵巨大的喇叭花。

在李牧的照顾下，小王敖终于熬过了一生中最酷热的两天，他们沿着沙漠中的间隔地带一直向南跑，这是瀚海沙漠群中连接南北的唯一通道。两天后他们终于看见了广阔的草原，

一两尺高的青草延展向天边，偶尔一两处树林中甚至有白鹤起落着，高亢的鹤鸣此起彼伏，非常悦耳。李牧说树林里肯定有湖泽，那是仙鹤过夏的地方，他一边走着一边为王敖指点着，这是苜蓿、那是车前草，那是芨芨草……

忽然王敖指着远方惊叫道：“那是什么？”

只见草原尽头上高耸着一个顶天立地石塔似的东西，像传说中的擎天柱不周之山，更像区分大地与天空的界碑。远远望去，壮观而开阔。

“那是烽火台！小魏国人，我们到家了。”李牧兴奋地照着马肚子上猛踹一脚，筋疲力尽的母马竟一下子蹿了起来，王敖没防备，身子一晃便从马背上滚了下来。快摔到地上的一刹那，他“嗷嗷”叫着抓住了李牧的脚脖子，结果两个人都躺在地上了。

两个大难得脱的小伙伴欢笑着在草地上滚了一会儿，然后竟失声痛哭起来，是啊！从平民到奴隶，从家人爱子到异族俘虏，家破人亡，母离子散！虽说年纪小小却已有恍如隔世的感觉。最后李牧坐起来，抹了把眼泪坚毅地说：“赵国的烽火台！我们到家了。”

“到代郡了，你去哪儿？”王敖问。

“我要去找母亲，匈奴人来的时候我们失散了。”李牧道。

“能找到吗？”王敖喃喃地问。

“找不到我就去舅舅家。”

王敖望着湛蓝的天空，一时竟想不起该说什么。自己去哪儿呢？父亲被匈奴人杀了，家在大梁，自己怎么办呢？想到这儿他几乎是怨恨地瞪了李牧一眼，这小子比自己有力气，比自己大，而且家就在代郡，真有福气！

## 第二章日出西方

—

夜色还没有散去，晨风里弥漫着一股特有的腥气。

公元前 238 年 4 月（秦王政九年）的一个清晨，雍城蕲年宫外编钟齐鸣，旌旗飘扬。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持戈铜甲武士，分列在御道两旁，如两排岿然傲立的金属塑像，他们身后的宫墙上插着无数“劈啪”作响的松油火把。御道外侧的广场里是波涛般无边无际的人群，今天似乎大秦国的所有居民都出动了，大家从河南地、从巴郡、从咸阳，从全国各地聚集到雍城，寂静无声地期待着，期待着一位伟大国王的加冕，期待着中国历史最激动人心的一刻。

王敖挤在门客堆里伸长了脖子，尽量挤到离丹墀近一些的地方。自己来秦国已经两个月了，竟是无所事事。今天他终于可以见到秦王了，那兴奋的心情是难以表述的，他甚至觉得心一个劲儿地往外跳。

忽然一串串如影的宫灯出现在御道上，蕲年宫里响起了风管悠扬婉转的曲调声。一曲终了，急雷般的鼓声骤然响起，秦王的仪仗队出来了。一千名铁骑兵出现在御道上，黑甲黑盔黑色的战马。而每个骑兵手里都举着一面两丈多高的黑旗，风声里一千面黑旗“哗啦啦”地响，那斗大的白色“秦”字分外醒目。

秦王出来了，他站在一辆巨大的战车上。王敖一眼就看见了秦王的冕旒，十二串南海珍珠如跳跃的水晶，在火把的映照下熠熠闪亮。身材高大的秦王政直立 在包甲战车上，眼角中流露着一丝轻蔑，好像这海一样的人群不过是草芥。嬴政今年刚好二十三岁，他生就一张刚毅的面孔，刀削般的面颊上鹰鼻鹞眼，神色永远严峻而高傲，据说很少有人见到他笑。是啊！在这个君王眼里这彻地的人群，简直就是地上的蚂蚁，全是奴仆，全是贱民，全是供自己驱使的工具。今天是他嬴政加冕的日子，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特地赶到秦国的龙翔之地——雍城，在历代先王的陵墓前，他——秦王政就要成为大地的主宰了。每念及此，秦王政脸上就会涌现出一股不易察觉的傲慢来，当年赵国街头的那个野小子如今是国王了，那些恨他笑他骂他凌辱过他的人，今天又怎么样？嘿嘿，早晚用他们的脑袋做尿壶。自己是国王，而且必

将成为伟大的君主。嬴政踌躇满志地走下甲车，迈步来到丹墀旁。望着高台上的宝座，他心底竟油然而生一股崇高感来，这就是 350 年前秦惠公传下来的，历代秦王都要在这宝座上接受朝贺。大秦立国快八百年了，现在大秦早不是西方小邦，那个喧嚣一时的天下共主——周王朝在哪儿？是大秦的铁蹄踏扁了它。如今，这个宝座已经成了世界的象征。现在，他嬴政来了，就要在这宝座上向全国发布号令，只有上天与自己才知道这号令的意义。想到此，秦王又轻蔑地向身后看了一眼。

这时各国使节纷纷出现在秦王政身后长长的甬道上，为了朝贺秦王加冕，使节团的阵容非常豪华。走在最前面的是韩王安，他和自己的国家一样懦弱得让人感到可怜，虽然身为国王，却走在秦王身后连大气都不敢出，他全神贯注地捧着贡品，惟恐一不留神这东西就会从手指缝里滑落。随后是燕太子丹、赵太子嘉、齐国相国后胜、楚公子负刍、魏国公子元吉、犬戎国的戎翟君公以及数不清的小国特使。

秦王政握着剑柄，气宇轩昂地拾级而上，他刚刚站上高台，人群中便发出海啸一般的欢呼声。几十万秦人多米诺骨牌一样层层跪倒，万岁声此起彼伏，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唤着，似乎知道大王保证会注意到自己，自己也将在大王犀利的目光中得到勇气、财富和光荣。而那些外国使节与王敖这样的侨民则惊恐得手心痒痒，是啊！这些人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他们亢奋的表情竟让人们想起战场上鬼魅般的秦兵来。而秦王则笑吟吟地看着这一切，他缓缓坐下，双手向下一按，雷鸣般的万岁声便戛然而止了。此时左相国吕不韦、右相国半权率领文武百官行参拜君王的大礼，万岁声和着战鼓般秦乐再次响起。

王敖暗地里叹息一声，天下之好武莫过于秦，连大王的加冕典礼都隐隐中有杀伐之声。

百官祝贺完毕，典客丞引着外国使节前来进献贡品，宣读贺词。第一个上场的是韩王安，久处深宫的韩王安也许是很少这么早起床过，他声音略显嘶哑，腰也有点直不起来。

天色已经大亮，巨轮般的朝阳自云雾中喷薄而出，东方的地平线上彩霞万丈，瑞彩千条，远山弯弯曲曲的轮廓分外清晰。据说天气好时，站在高台上可以望见巍峨的函谷关。秦王听着韩王安的贺词，眼睛却随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游走，渐渐高台掩映在朝霞金色的万丈光芒里。突然秦王政霍地站了起来，他高大的身躯朝向东方，表情激昂，嘴角微微抖动着。韩王安不知所措地停下来，他被秦王政突如其来的举动搞蒙了，愣愣地望着秦王政。

在臣民眼里，秦王政与神灵无异。他伟岸的身躯在高台上显得异常威武，阳光照过来，绚丽的袞龙袍上反射出七彩光芒，那巨大的袍袖于晨风中瑟瑟飘舞。远远望去，秦王政如身披云霓的天神，又似自天而降的勇士。于是万岁声再次震动大地，连王敖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喊起来。秦王政的目光终于落到可怜的韩王安身上，他手指朝阳，朗声问道：“诸君为天下俊杰，可知此日出于何方？”

韩王安看了看身后的各国使节，他知道这话不是问自己的，自己与俊杰没什么关系，他也不想出这个风头。使节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弄不清这年轻的秦王用意何在。最后魏公子元吉挺身站了出来，他大声道：“大王，外臣听说日出于仙瀛之岛，岛于海中，大海于东方，则日出于东方。”

秦王仔细瞧了瞧元吉，脸上竟浮荡着嘲讽的表情。魏元吉是魏王的弟弟，信陵君无忌的侄子，他身着华丽的朝服，面目英俊而阴冷。据说魏元吉武功高强，威震山东六国，颇有其叔之风，此次是代表国王来祝贺秦王加冕的。秦王政冷冷地说：“公子所言甚谬，此日明明出于我大秦之山河，照耀我大秦之臣民，大秦者西方也，何言日出东方？”

元吉没想到秦王竟有此诡辩之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忽然高台下有个叫赵高的小宦人跪倒大叫道：“传大王旨，日出我大秦，日出西方！”

顿时百官应和道：“日出西方。”

只喊了两句，整个雍城上空都响起了“日出西方”的呼喊。那喊声于城中连绵开去，响彻秦国的山间、田野。

在秦人的激昂的呐喊中魏元吉狠狠攥了攥拳头，“啪”的一声，一枚玉佩被他捻成了粉末，各国使节都无可奈何地笑了起来，大多是只张嘴不出声。而门客群里的王敖则使劲点了点头。这个秦王胸怀大志，意在高远啊！

此后，“日出西方”的典故在秦国很是流行了一段时间，直到赵高指鹿为马后人们才把这件事忘掉。其实赵高哪里有指鹿为马的才智，其根源还是受秦王政的影响。

## 二

加冕典礼后，伎伶彩女走上蕲年宫前的广场，莺歌燕舞，百乐齐鸣。雍城的大街小巷上也是锣鼓喧天，老百姓来到街头发自内心地庆祝起来，整个雍城像过节一样热闹非凡。

秦王政回宫去宴请各国使节和军政要员，朝贺队伍渐渐散去，只有排列在御道两旁的武士依然矗立着。王敖从门客群里挤了出来，望着欢腾舞蹈的秦国军民，他无奈地咧了咧嘴。在秦国，国与家的关系尤为密切，老百姓对国家表现出的忠诚和畏惧是山东六国无可比拟的，而秦国的税收徭役并不比六国为少，难道商鞅的苛政真的比齐国的仁政还管用？

王敖想找个清静的地方休息一会儿，于是转出御道大街，在另一条街道的街角看到个二层楼的酒馆。酒保热情地将王敖让到二楼，口口声声地说这是全雍城最高档的酒馆。走在吱吱作响的楼梯上，王敖差点笑出声来。秦国重农轻商，连街市上的酒馆都很少，即使有也是生意冷清，门可罗雀。好在王敖是右相国半权的门客，吃喝不愁，平时还有歌舞看。来到楼上王敖发现酒馆虽然破旧，倒还算干净，于是拣靠窗户的一张桌子坐了，吩咐酒保道：“取一盘牛肉，半斤酒。”

酒保专注地打量了王敖一会儿，然后压低声音道：“先生是外国来的吧？难道不知我大秦是按爵位供给膳食的吗？犯了法是要处刑的，在城门洞里剃光头、胡子，丢死人了！”

王敖惊奇道：“那不是大王吩咐军队、官员的事吗？咱们都是老百姓，难道酒馆里也是如此？”

“大秦天下莫不如此，法令一出全国照办，根本不分场合。咳！商鞅被车裂而死那是他的报应，听说当年处死他的地方就是我们这条街。”酒保兴奋地指了指窗外：“自己订的法把自己也弄死了，真是活该！”酒保可能意识到自己话说多了，他左右看看，四下无人，脸上才又露出笑模样。

王敖点了点头，他知道商鞅作茧自缚，制订了秦人凭印证通行的法律，后有人告他谋反，由于没有印证哪里都不敢收留他，最后只得逃回自己的封地。秦惠王派人将他抓住，在雍城车裂而死，由此可见秦法之严酷，连制订者都无法逃脱。王敖挥手道：“本人是外国学子，你就照规矩看着办吧！”

酒保诺诺而退，王敖坐在窗口望着外面雀跃的人群沉思起来。这次周游列国已经六个月了，一事无成，有辱师令。本来他对秦国寄予了很大希望，但吕不韦、嫪毐专权、专宠，外人根本钻不进去。虽然秦王政加冕了，但能否从吕不韦的阴影中走出来呢？事难预料！

当年他和李牧抵达代郡后，母马已经累死。两个孩子依然无依无靠，李牧决定去安邑找舅舅，于是将所有的干粮和值钱的东西都给了王敖，答应他找到舅舅后就回来接王敖。小王敖想回大梁却又不认识路径，而且他一个人不仅不敢走也没有钱走。没几天小王敖就沦落成了代郡街头的小乞丐，有一天他正在街上乞讨却一耳朵听见了大梁乡音。王敖寻声望去，只见有位三十岁左右的游侠模样的人操着大梁口音打听道路，王敖脑子里灵光一现，他似乎看见了希望，于是扑过去拉住大梁人的衣襟道：“我知道你要去的地方。”

游侠被他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才发现是个小乞丐。他笑道：“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王敖被问住了，他的确没听见游侠在说什么，只知道他说的是大梁话。但小王敖聪明透顶，马上接口道：“我知道你早晚要去大梁，我也要去，所以我能帮你指路。”

这回游侠不笑了，他摸着王敖的头十分感慨地说：“大梁的孩子要都这么聪明该多好哇，你真是大梁人吗？怎么到了代郡？”

这位游侠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之一——魏繆，也是魏国大梁人，兵家孙臆的关门弟子，这次来到代郡是考察各地山川的。此后，魏繆便带上了小王敖，走走停停，一路南下，三个月后终于到达大梁。在这三个月里，魏繆是越来越喜欢王敖，这孩子不仅聪明而且懂事明礼，每天早上都会把早点端到魏繆床上去，弄得魏繆无所适从，于是便动了收徒之心。回大梁的第二天，他带着王敖来到平安巷，结果发现这里成了一片废墟，所有的房屋都被烧毁了。魏繆一打听才知道，平安巷里有几家人得了瘟疫，为了防止瘟疫蔓延，大王下令不管男女老幼，圈在屋子里一律烧死，王敖叔叔一家也在其中。最后，魏繆叹息着对王敖说：“跪下，认我做夫子，以后就跟着我吧。”自此王敖便成了魏繆的二弟子。

魏繆在大梁有家室，魏母也很喜欢王敖，视之为亲孙子。大约在王敖十三四岁的时候，魏繆带着他和大弟子羌痍，来到齐国临淄嵇下开馆讲学，自此王敖一直住在临淄。也许聪明人大多不求甚解吧，王敖也有这个毛病。他修习什么都非常快却什么都点到为止，总是在夫子不注意时看些其他门派的杂书。一旦魏繆发觉，便叫他背诵兵书，王敖却也对答如流。魏繆常常感叹：“此子聪颖，却如蜻蜓点水，难成大器。”王敖表面上诺诺点头，心里却颇不服气，蜻蜓点水说明它接触的水面广阔，绝不在一个池塘里溜达，所谓兼纳百家吗。习文如此，学武就更别提了，战国时人们尚武，连儒生都要弄柄宝剑比划比划，兵家弟子学武更是名正言顺。王敖入门仅仅几个月，就把兵家的剑击之术学到了八九分。此后便到处打听其他门派的剑法，没事就与人家拆招比武，实际上是偷学，去临淄前王敖已经学会了五六套剑法。到了临淄，他更是软磨硬泡地把墨家的游弋剑也学到手，然而他所学虽广却同习文一样，学会就算了。不久王敖奉师命去崂山拜望一位魏繆的老友，王敖顺使用花言巧语，把道家天下一绝的提纵术（轻功）骗了回来，这一来他的功夫终于超过了同门兄弟。魏繆无可奈何道：“竖子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逃跑的技艺却天下一流了。”

王敖虽总爱耍小聪明，对师门却忠贞不二，视夫子为再造父母。魏繆虽然觉得此子难以发扬自己在兵学上的造诣，却对他极其信任。至于学业吗，大可不必认真，邪才自有歪路，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这次王敖来秦国就是魏繆指派的，魏繆虽然在临淄开馆讲学，享大夫之禄却苦于才学无处施展，齐国专重儒术，其他学派如庙堂上的供品，充门面而已。至于武备的事更是别提，人家都三十年没打过仗了，怎么会重用兵家弟子呢。于是魏繆不得不派王敖去了解六国情况，为自己将来出山作准备。王敖便先到了赵国邯郸，然后南下大梁，看望了祖母后便西入大秦。他以魏繆弟子的名义，在右相国府当了门客，实际上却是在观察秦国的风土人物、法令军纪。这次秦王政加冕，他便随着右相国聃权一起来到了雍城，亲眼目睹了秦王政的风采。

王敖正胡思乱想着，酒保已经把饭菜端了上来。原来只是一盘兔肉，豆叶羹一钵，麦饊一个，没有酒。王敖苦着脸问道：“没有酒吗？”

酒保笑道：“客官有所不知，大秦法律规定：平民非节日不得饮酒，这肉也是一样的，所以小店平时不备酒肉。今天是大王加冕，雍城特许卖肉，但小店里没有牛肉只有兔肉，酒是没有的，您就将就些吧！”

王敖想起在相国府天天肉山酒池的日子，不禁有些凄然，王法再严也管不住贵族的奢华。夫子说得对，要么老死山野，要么建奇功于当世，平民是万万做不得的。

酒保看他说话，以为客人生气，于是赶紧解释道：“王法大如天，客官您就入乡随俗吧。咱大秦国就是这样，要么上阵杀敌立功，要么就一辈子粗茶淡饭，还让人看不起。”

王敖点点头，示意他可以下去了，酒保这才下楼。王敖望着酒保矮小的身躯突然明白了些东西，这酒保肯定无法在战场上立功，才沦落成人人瞧不起的商人，看来他也是一肚子委屈。

此时已是午后，街上的人群逐渐散去，雍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兔肉有股土气，骨头还特别多，吃起来很不顺口，王敖无奈，只得就着远处连绵而壮观的宫殿吃麦饊。雍城是秦

国故都，当年秦穆公在此称霸西方，并与晋文公重耳演出了一段人间最有戏剧色彩的历史恩怨。先后有十五个君王在雍城临政，所以这里的宫殿特别多。王敖知道从自己所在的位置能望见的王宫是大郑宫，太后八年前迁居到此。据说是想守候祖宗灵堂，而民间却传言，太后来雍城是为了与面首（男宠）嫪毐过日子。

酒馆位于两条大街的把角处，自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两条街上发生的事。王敖刚啃了两口麦饅，便听见隆隆的车轮声。他抬眼望去，竟看到两条街上各驶来一辆马车，而且都是全速前进，看这样子车到街角肯定要撞上。王敖微微笑了笑，要是两辆普通的车没准他就会大声吆喝几句，但这两辆马车都是车身华丽的贵族之物，王敖便想贪个热闹。

结果两车快到路口时才相互发现，其中一辆篷车的驭者站起身来大声叫喊，另一辆便车的驭者则拼命地拽缰绳。两驭者拼尽全力，马车才没有撞上。但便车的一只车轮却远远滚了出去，车身塌了半截。车里的人像木墩子一样，被墩在地上，脸上的肉震得呼呼直颤。

只听篷车的驭者尖声骂道：“你瞎了眼？没看见这是谁的车吗？”

便车驭者本来就很沮丧，这一来更加恼怒了。他咬着后槽牙怒道：“你没瞎眼，知道这是谁的车吗？大黄门颜余的坐驾。”

王敖照地上望去，果见一个大腹便便的官员坐地上瞪着眼喘气，似乎摔得不轻。

只听篷车驭者还声骂道：“呸，什么大黄门小黄门的，还大黄鱼呢。把你的眼睛擦亮些，这是长信侯的坐车。还不赶紧闪开。”

便车驭者吓得脖子缩了回去，他回眼看看正在往起爬的官员，官员自鼻子里哼了一声，声音不大却满口怨恨地说：“这个阉人！咱们走。”

还没等篷车驭者答话，篷车前的车帘掀开了，一张惨白而英俊的面孔露了出来。他嘿嘿冷笑道：“颜余，能不能大点声说啊？”

王敖异常仔细地看了看他，难道这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长信侯嫪毐？长信侯嫪毐是列国知名的人物，大家都说秦国是吕不韦专权，嫪毐专宠。嫪毐本来只是个宦人，但颇受太后宠信，如今官拜长信侯，食邑太原郡，掌管后宫事宜。民间传闻道，嫪毐是个假宦，实际上就是太后的面首，是吕不韦献给太后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前妻的纠缠。据说他与太后还有两个儿子，于是人们挖苦道：“秦王政有三个父亲，生父异人，仲父吕不韦，假父嫪毐。”

大黄门颜余显然没想到长信侯就在车上，更没想到他能听见自己在骂他。颜余背上见了冷汗，陪着笑脸却说不出话来。

嫪毐看样子刚喝过酒，王敖在楼上就能闻到空气中的酒气。只见长信侯晃悠悠地站在驭者身边，手指颜余骂了起来：“有胆量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颜余忙作揖道：“君侯这哪里话，我什么也没说，正要为君侯让道呢。”

“竖子！”嫪毐瞪着通红的眼睛，破口叫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伙人背后在说什么吗？本爵爷是不是阉人与你等有什么关系？瞪大你的狗眼看看老子是谁？当今秦王之假父，长信侯爷！嘿嘿！过了明日这大秦的天下就要姓嫪了，到时看我怎样砍下你的狗头。”

颜余继续笑着：“长信侯真能讲笑话。”

“胡说，你以为我喝多了？告诉你本爵爷心里清楚得很，过了明日，看我不把你的狗头当尿壶。等着吧！”说着，他伸手照驭者后背拍了一巴掌：“还不快走？我不想再见这个死人了。”

篷车“忽”地绕过塌了半边的便车，顺着大道向大郑宫后门的方向去了。颜余坐回车里擦汗，而楼上的王敖也在擦汗，这嫪毐真是跋扈得可以，当街说自己是秦王的假父，胆子也太大了。突然王敖脑子里轰的响了一下，嫪毐刚才说，过了明日，这天下就要姓嫪，难道他要谋反不成？其实这事想来也并不奇怪，其前提是民间传闻是真的。如果嫪毐真是假宦，秦王加冕后他肯定是最惊惧的人。国王加冕后就要亲政了，到时吕不韦、嫪毐都要靠边站，吕不韦总算是有功于社稷，大不了还能回家养老。而嫪毐可就惨了，他与太后的奸情秦王早

晚会知晓，届时非把他凌迟不可。王敖如此一想，便发现长信侯的造反可能真是迫在眉睫。

王敖为人机敏，处事果断。他觉得事情不对，便赶紧跑回自己住的馆驿，换了身夜行衣专等天黑。他想进宫去打听一下，要是真能掌握长信侯谋反的证据，岂不是给秦王最好的见面礼吗？王敖出身平民，与他的夫子一样，看不起贵族却一心想往贵族群里钻。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建功立业，传万世之名是最高的人生理想。

### 三

入夜，雍城白日的喧闹已经平息了。王敖身着夜行衣，偷偷地来到大郑宫的宫墙下，他提纵术虽高，然而宫墙却有两丈多高，他只好找了株大树，攀上树枝，潜入宫内。

王敖明白，要想找到嫪毐就得先找到太后寝宫，他在宫里转了半个时辰竟有些转向。大郑宫是秦国故都的王宫，经营数百年，宫殿亭台连绵十余里。最后王敖恼怒地抓住一个小宦人，用剑指着他的喉咙问道：“说，太后寝宫在何处？”小宦人惶恐地指明了方向，王敖马上又换了一副笑脸：“公公莫怪，我随长信侯来侍奉过太后，这次又招我来见太后，实在是忘了路径，多谢公公指点。”小宦人立刻一脸谄笑，连连点头道：“是是，我明白，太后的事谁敢管，先生放心，小的绝不多言。”等他指完方向，再次抬头时，王敖已经不知去向了。

王敖蹑手蹑脚地来到太后寝宫，寝宫里闪着灯光，他站在最僻静的窗户下，用舌尖在窗纸上点了个洞，偷偷往里望去。

只见一个雍容华贵的女人赤足坐在榻上，嫪毐鬼头鬼脑地钻了进来，见到那女人便哭丧着脸，跪俯脚前连声喊道：“太后救我！太后救我！”

太后惊奇地问道：“最近召你几次都不进宫。怎么一见面就要我救你呢？”王敖仔细看了看太后，只见她身披霞衣，白玉一样的赤足露在外面，年纪约莫四十岁，却保养得很好，皮肤如脂，特别是那双杏眼，明眸流转，脉脉含情。

嫪毐跪行到太后膝盖边，仰头祈求。王敖这才注意到嫪毐的模样，这家伙的确英俊得很，只是眉梢眼角间有股邪气。只听他叹息着说：“咳，臣哪敢不来呀，臣是不敢来。主上怕是听信了什么风声，一直派人监视为臣，今天行加冕礼监视才放松了些！”

“你怕嬴政，难道就不怕哀家？哼，他能杀你，哀家就不能杀吗？”太后脸上好像出现了怒气。

嫪毐仰望着太后愣了一会儿，忽然伏下身去像狗一样，用舌头舔起太后露在长裙下面的赤脚来，先是脚趾，然后慢慢舔到脚心，细致而认真地舔，鼻子里还发出“呜呜”的声音，然后他顺着太后的脚踝往上爬，一直舔到膝盖内侧。太后先是皱着眉头想骂人，随后就闭上眼睛享受起来，最后她忍不住了，“扑哧”笑了出来：“看你这副贱样子！”

窗外的王敖心中释然了，看来民间传闻不全是道听途说，丑恶的宫廷！

“太后不是不能杀我，而是舍不得杀我！”太后一笑，嫪毐知道这女人已经不是问题了。他捧起太后的一只粉白娇小的脚，用力在脚心舔着，另一只手在太后小腿肚子轻轻刮了起来。

太后浑身颤抖，笑声不停。她气喘喘地喊道：“快停下来，哀家笑得喘不过气来了！”

“答应我不再生气了！”嫪毐还是不停地舔。

“好了，好了，哀家不生气就是，快停下来！”太后一面笑着将脚收回去。

嫪毐爬上绣榻，双手将太后抱在怀里，雨点似的狂吻落在太后的脸上。太后一面挣扎，一面笑着说：“你真是个死人，刚亲完脚又来亲脸！也亏你干得出来。”可嫪毐还是不停地亲。太后用力推开他，神情郑重地问：“刚才你不是说要我救你吗，嬴政真为难你啦？要不就禀告嬴政，说哀家想动一动，借出行的名义咱们到太原去，那里不是你的封地吗？”

“太原也是大秦国的版图啊！”嫪毐摇着头说起宫中形势来，大意是秦王亲政早晚要对自己动手，没有不透风的墙云云，说完后便匍匐在榻上，泪流满面地接连叩头。

太后无语地凝视着他英俊的脸，由于叩首时很用力气，嫪毐额上出现了红印，太后怜惜地将自己心爱的人拉起来，让他坐在身边，轻声问道：“毐郎，要我怎样救你？”

“先发制人，后发者制于人！”嫪毐咬着嘴唇，面露杀机。（注，这句成语是三十年后从项羽嘴里说出来的，暂用而已。）

王敖听得真切，他倒吸了口冷气，看来自己的推测全对了。

“谋反是灭族之罪，他和哀家是母子之亲，难道你不怕我告诉他？”太后笑着说。

“母子之亲，亲不过肌肤之亲，再说，一个儿子也顶不过两个儿子，别忘了我们还有两个儿子！难道这两个孩子永远要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夹墙里吗？”他手指外面，脸上愤然。“主上要是知道了他们的存在，凭他的脾气非下毒手不可。”

“我——我能帮你做什么？”太后的语气中充满了犹豫。

“将你的玉玺和军令符给我，我好调兵！”见到太后摇头，嫪毐急道：“没有时间了！主上动手肯定是这几天的事，你没有看见他望着我的眼神，简直是——简直是想把我吃了。”

“事关重大！”太后依然下不了决断。

“大王已经知道我假冒阉者进宫的事情了，我死不足惜，一旦事情败露，太后有何面目见天下？我们的两个儿子怎么办？”嫪毐气急败坏地捶着床板：“现在吕不韦那个老东西一点血性都没有了，我去找他想办法，他竟要我去山里隐居。我——我，我倒没什么，可太后怎么办？”

太后气愤地站起来，在宫里转了几圈。“他不会对嬴政下手的，那是他的儿子，他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君临天下。”

嫪毐又跪伏在地上，拉着她的裙角说：“吕不韦管不了事，嬴政早晚要采取行动，太后看他处理成蛟事件的样子，他还有什么不敢的？太后，成蛟也是你的儿子呀！我死不足惜，可惜了咱们的两个孩子。”

“那两个孩子？”她有点心动了。

“我获罪以后，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两个孩子的！”他哀声地说。

“哼！”太后不再说话，而是慢慢走近王敖所在的窗前，几乎与王敖面对面，此时王敖在这女人脸上看到了怨毒与彷徨。太后真是很为难，虽然她并不喜欢这个从小就野心勃勃的嬴政，可再怎么讲，他总是她的儿子。但当她听到夹墙里两个稚子的嘻笑声，再见到他们晚上和女官们玩得兴高采烈的那种娇憨神态，她不得不重作考虑。的确，依嬴政凶残阴毒的个性，他绝不会放过这两个孩子，而且事情揭穿，她又有何面目面对天下？太后回头又看了看跪在地上的嫪毐，十年来这个男人的确给了她有生以来的最大快乐，她不敢想象，没有了这个男人，她还有什么幸福可言！要她再回到那种深宫寂寞，无以排遣的日子里去生活，她宁愿死！没有这个男人的日子也许比死还难过，她这生只经历过三个男人。先是吕不韦，前半段她只是吕不韦家的奴隶，委屈承欢，没有什么快乐；后半段，他则变成她的奴隶，一心想讨她的喜欢，但一个老男人做出那种刻意讨好的丑态，往往只能引起她的恶心。至于那个短命的子楚，更是不堪回首，她所有的寂寞凄凉，全是由这个人一手造成！只有跪在地上的这个男人，他给她欢笑，刺激，让自己知道了什么是男女间的欢娱。

太后不发一语地走进帷幕内，在壁柜的密间里取出太后玉玺和军令虎符。她轻柔地喊着嫪毐说：“起来，毒郎，哀家的一切和两个幼子的生命，全托付在你手上了。”

嫪毐破涕为笑地跳起来，他抱住太后在空中转了一圈，兴奋地在太后耳边叫道：“卿卿，我绝不会负你所托，事成以后，你是掌握实权的摄政太后，我们的儿子是秦王，吕不韦仍然是相国。”

“你不能让吕不韦知道此事！他会救嬴政的。”太后紧张地说。

“当然，我没有那么笨！各为自己的儿子嘛。”说完话他告辞想走。

“你今晚不能留下？”太后哀怨地说。

“来日方长，今晚我还得回去调兵遣将！明日晚间，咸阳和雍城一起动手。”嫪毐双手挥舞，神气而兴奋。

“几年前嬴政已另制军令玉符，虎头符还有效吗？”太后突然担心起来。

“我早就注意到了，这是嬴政的疏忽。吕不韦那老小子给自己留了一手，军令玉符只管调动征外大军，对内久未用兵，吕不韦也就对改符之事置之不理，我手上的虎头符至少可调动县卒、官骑和戎、翟诸君公的人马！”

“你以什么名义发兵？”太后还是不放心。

“有人在蕲年宫作乱，劫持了主上！”嫪毐得意地笑着。

“劫持主上？”太后不解地摇摇头。

“攻破蕲年宫，我的家僮和舍人就会劫持主上了！”他又哈哈大笑起来。

“毒郎，小心行事，最好不要伤害到嬴政性命，他到底是我亲生的儿子！”太后带点祈求的口吻说。

“卿卿放心，事成以后，我会封个国给他。”

“那样也好。”太后悠然叹了口气。

嫪毐兴冲冲地走了。太后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怅然若失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而窗外的王敖简直快活到了极点，真是天赐的功劳！夫子与自己的事业将从嫪毐的首级开始。

他偷偷翻出宫墙，在大郑宫外的街道上唱着歌走。忽然前方出现了一队秦兵，为首的郎中叫道：“何人在此？”王敖这才清醒过来，早过了戒严时分，自己这是犯了夜禁。于是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连转了几圈儿终于甩下追兵，然后他高高兴兴地回到馆驿，一觉便睡到大天亮。

#### 四

天亮后，王敖是被一阵喧闹的锣鼓声吵醒的，馆驿门前的街道成了一条流动的人河，几万人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地从门口通过。王敖知道秦王今天要去太庙祭奠祖先，上午去禀报根本见不到秦王。夫子曾说：“危急时出手胜过平时万言。”于是王敖悠然地在馆驿里喝茶。

来秦国之前，王敖就听说了不少事，他觉得这是六国怕秦国，所以拼命的诋毁秦国，无聊。据说当今秦王政是相国吕不韦的私生子，当年秦异人在邯郸做人质时，巨贾吕不韦认为他奇货可居便多方运作，挥金如土，最后帮他谋得了太子之位，而且把自己身怀有孕的小妾赵姬送给异人做妻子，后来便生下了秦王政，自己也当上了相国。吕不韦是战国后期文武全才的政治家，他为秦国开疆辟土，攻灭了苟延残喘的东周，还与门客共同编撰了《吕氏春秋》。秦王登基后，其弟成蛟不服，于是打出了诛吕政的旗号，最后兵败被杀。本来这些事王敖是不太信的，成蛟谋反不过是找个借口而已，自从昨天听了太后与嫪毐的密谋，王敖不得不相信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知秦王？

下午王敖估摸着秦王已经回宫了，便跑到蕲年宫门口求见大王。

黄门官上下打量了他一会儿，见是一个布衣，不觉有些轻视。于是嘲笑道：“想见大王？谁都想见，凭什么让你进去呀？”

“草民有机密的军国大事禀报大王，再迟就延误了。”王敖连连作揖。

“你是干什么的？”

“草民是昌平君右相国府中门客。”

“昌平君门客上千，凭此不可见大王。”黄门官毫不通融。

王敖抬眼望天色，日已西沉，眼看天就要黑了。王敖摸了摸口袋，糟糕！一文钱也没带，索性威胁道：“军国机密不可延误，看看你的头还在不在。”

黄门官冷笑了一声，哗众取宠的人他见多了。“一个门客知道什么军国机密？听口音你是魏国人吧，听说魏国有个信陵君，手下的门客都是鸡鸣狗盗之徒，要不要给大家伙儿露一手？”

看守宫门的卫士们都哄然笑起来，王敖气昏了头，他真想冲过去把这家伙的脑袋拧下来，可拧下他的脑袋有什么用，照样见不到秦王。王敖正歪着脑袋想点子，忽然见有位青年将军

策马而来。黄门官笑道：“蒙少将军，大王何时回宫啊？”

“即刻。”青年将军跳下马来，就要往宫门里走。

王敖立刻追了上去，边走边笑道：“少将军可好？”

这位青年正是和嬴政一起长大的蒙恬，如今官拜郎中令，专门统领王家卫队。蒙恬见一位年轻的书生笑吟吟地走过来，一时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只得躬身施礼道：“先生是？”

王敖面色郑重，拱手道：“草民王敖，有本呈奏秦王，望将军通报。”

蒙恬吃了一惊，手按佩剑，脸上闪出一股杀气：“你胆子倒不小，现在是什么时候？大王没空见你。”说完便急匆匆地往里走。

“对，现在正是危急存亡之刻，草民冒死向大王报信。”王敖急追两步。

这句话打动了蒙恬，他浑身一颤，立刻转过身来警觉地四下望了望。王敖为解除他的顾虑，赶紧把佩剑递到了蒙恬手里。蒙恬紧张地问道：“报什么信？”

王敖微笑着说：“一定要面奏大王。”

蒙恬转了转眼珠：“随我来。”说着向郎中们一挥手，几个人便围到了王敖身边，王敖倒不在乎，跟在蒙恬身后向宫里走去。一进宫门，蒙恬就吩咐郎中们道：“搜查各处，所有可疑人等一律抓获。”几十位郎中奉命走了，蒙恬继续大踏步往里走。

王敖快走两步，随口道：“蒙恬？蒙恬倒是没听说过，草民只是听说秦国蒙氏一族历代名将，蒙毅蒙武父子最为著名，勇冠三军，名扬诸侯。”

蒙恬是个直脾气，哪里有什么那么多心眼，一听说王敖夸奖祖父和父亲便由衷地高兴起来。立刻对王敖换上了笑脸：“那正是未将的祖父和父亲。”

“哎呀！将门虎子啊！失敬失敬！”王敖赶紧一揖到地，口中还说着：“怪不得如此英武，简直是神武啊！”

“瞎说，大王才是神武呢。”蒙恬被他弄了个大红脸，心里却也喜欢上了这小子，他双手将王敖拉起来：“咳！惭愧啊，寸功未立，浪得虚名，先生这么说不是笑话我吗？”

“早晚必建功业于当世。”王敖伸出了大拇指。

“等先生见了大王，建立不世功勋，不要忘了未将就是了。”蒙恬笑道。

王敖眨了眨眼：“你怎么知道我要建不世功勋。”

蒙恬被他问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此时郎中们已经清宫完毕，蒙恬神情紧张对王敖道：“大王马上就要回宫了。”

天色已经有些黑了，宫中点着了火把。数百武士簇拥着一辆马车穿越了宫门，马上有宦人高喊道：“大王驾到。”

蒙恬赶紧走到车前，插手施礼道：“郎中令蒙恬见驾。”

秦王政跳下车，蒙恬走上去小声耳语了几句，秦王看了看王敖一眼道：“就是他吗？”

蒙恬向王敖一招手，王敖赶紧跪下道：“草民恭谨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秦王挥挥手：“进宫再说。”

王敖随蒙恬进了寝宫，秦王快步走到几案后坐下，摆手道：“免礼，你有什么事？”王敖的双手已经举起来了，正准备跪倒施礼，三呼万岁，没想到秦王突然来了这么一句。然而弯下去的膝盖已经直不起来，结果扑通一声，整个人都趴在了地上，摔了个七荤八素。秦王政终究年轻，他使劲咬住舌头才没笑出来：“爱卿，这是何意？难道要给寡人表演杂技吗？”

王敖红着脸站起来：“草民是一不小心，大王莫怪。”说完他煞有介事地掸了掸衣服，然后昂然道：“草民王敖，系昌平君府内门客，闻长信君谋反，特来禀告大王。”

秦王与蒙恬急速地对视了一眼，然后面目威严地说：“讲。”

于是王敖将碰上嫪毐与颜余吵架，然后夜探大郑宫一事和盘托出，由于担心秦王出丑，便把嫪毐向太后所要虎符改为私偷虎符，将与太后密谋改为与手下商议。出人意料的是，秦王政并未惊慌失措，反而低头沉思起来。

蒙恬走到王敖身边朗声道：“大王，王敖所言已经证实大黄门颜余所报非虚，且言之确凿，不能犹豫了，望大王明断。”

王敖听到这话不禁有些泄气，颜余已经密报过了，自己这功劳被别人抢了一多半。原来颜余得罪了嫪毐后越想越害怕，他知道嫪毐心胸狭窄，不管是不是真谋反却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索性先跑到秦王这儿告了状。

秦王政冷笑一声：“嫪毐不过是咸阳东门外一无赖，真有这么大胆子？”

蒙恬不善言谈，一时想不出该怎么说，于是望了王敖一眼，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他对这个门客颇有好感。王敖清了清嗓子：“大王，臣前几个月听说楚国发生了政变，春申君黄歇去王宫奔丧时，被他以前的门客李园在王宫中暗杀了，然后李园当了令尹，又以谋反罪诛灭了春申君九族。据草民听说春申君一直看不起李园，在他准备去王宫的时候，有门客言道李园心怀叵测，希望春申君不要涉险，而春申君却道：‘李园，他敢？’”

秦王政微微点了点头，他很喜欢这个滑稽却能言善辩的年轻门客：“爱卿言之有理，蒙恬，派人将嫪毐抓来。”

王敖急道：“大王不可，昨天嫪毐言道今夜就要袭击王宫，咸阳、雍城同时动手。其同党想必已在宫外埋伏，当今之计是调兵勤王，保卫蕲年宫。”

“大王，王先生所言极是。”蒙恬感激地望了王敖一眼，这全是自己想说的。

秦王狠狠拍了拍面前的几案：“嫪毐的死期到了。”说着他拿出虎符，点手叫来一个宦人：“即刻赶往王翦大营，让他入咸阳平叛。”然后又命令一宦人道：“传令昌平君半权，星夜调王贲虎贲军三万保卫蕲年宫。”两名宦人风一样跑出宫去了。秦王望向蒙恬：“蒙恬，我们不能出宫了。蕲年宫墙高宫深，卿率部坚守，等候昌平君来援。”

蒙恬领命出去了。

秦王这才转向王敖，他注视了王敖一会儿：“卿怎么连宝剑都没有？”

“被蒙将军拿去了。”王敖笑着说。

秦王命人取来一把剑递给王敖：“这把楚剑就赐予爱卿吧，据说这是姑苏名师所制的钢剑，削铁如泥。”

王敖跪倒谢恩：“草民谢恩，只怕糟蹋了这把利刃。”

“防身总是可以的，就在此陪寡人吧。”说完，秦王政开始批阅奏折了。

王敖捧剑站在秦王身边，不禁感慨起来。秦王政只有二十三岁，比自己还小一岁，但其天子威仪赫然，看来早晚是要成就大业。

## 五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天色全黑了下来。钟楼上突然响起了钟声，然后便传来阵阵呐喊：“抓贼啊，宫中有贼啦！”

秦王放下奏章，望着王敖道：“的确如卿之所奏啊。”

王敖紧张得心都快跳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碰上生死攸关的大事。王敖转了转眼珠道：“要不，请大王更衣？”

“为什么？”秦王不解。

“一旦紧急，请随草民化装而去，草民会提纵术，跑得比一般人快。”

“哈哈……”秦王仰天大笑起来：“卿之心意寡人明白，但寡人是王，绝不做此苟且之事。卿一介文人，要是害怕就先躲起来吧。”

王敖也笑了：“我只怕大王。”

秦王越来越喜欢这家伙了，简直是妙不可言。

此时蕲年宫外已是火把如龙，兵器的闪光如天上的星斗。嫪毐的同党卫尉竭率领一千多卫卒扑到蕲年宫。他们把宫门砸得山响，齐声吼道：“开门，开门，宫中有贼。要劫持主上，快开门！”

蒙恬已经将宫门紧紧关闭，他立在宫楼上喝道：“擅闯王宫者视为谋反！”

卫尉竭叫道：“奉太后谕旨，入宫擒贼，违者格杀，快开宫门。”

蒙恬指着卫尉竭骂道：“嫪毐偷窃玉符，意欲谋反，其罪当诛，你等不要助纣为虐，退下。”

此时嫪毐的另一亲信佐戈竭已经率两千县卒赶到，看见卫尉竭正与蒙恬答话，不禁气炸了肺。“你与这等黄口小儿废什么话，赶快攻进去，难道要等他们的援军吗？”于是三千名士兵向蕲年宫发动了进攻。

蒙恬手下只有几百卫兵，他忙下令放箭，一时间弓弩齐响，箭如飞蝗。卫尉竭身边几个士卒倒下了，佐戈竭怒道：“蒙恬勾结贼人，驾云梯杀进去，活捉蒙恬者赏钱十万。”于是士卒们驾云梯猛攻。蒙恬死命坚守了一个时辰，身边卫兵死伤过半，蕲年宫的宫门已经被圆木撞得摇摇欲坠了。他赶紧跑回寝宫叫道：“贼兵势大，大王快随末将突围。”

王敖“噌”地蹿到蒙恬身边，手握宝剑道：“大王不可啊，如今贼人早就包围了蕲年宫，现在突围已晚，必须固守待援，草民请陛下上宫楼。”

“为何？”秦王不解。

“以草民看，宫外士兵大多是受嫪毐蒙蔽，不明真相者甚多，大王到宫楼上振臂一呼，必引起贼兵军心浮动，可争取时间。”

蒙恬瞪了王敖一眼：“大王不可冒险，楼上飞箭如雨。”

秦王政不屑地哼了一声：“寡人不信他们敢射寡人。”说完大踏步向外走去，王敖赶紧找了块大盾牌，拎在手里。

这时宫里的宦人都武装了起来，众人簇拥着秦王上城。王敖将盾牌交给蒙恬，自己率先跑到宫楼上，举臂高呼道：“大王驾到。”

城下的士卒闻言，立刻停止了进攻，一起仰头观望。果然见秦王政头顶王冠，身披龙袍，满脸怒色地上了宫楼。城下的大部分士卒立刻高声呼叫道：“大王万岁，大王万万岁！”

秦王面色阴冷，异常镇静地向下望了望：“嫪毐谋反，盗取太后兵符，假发诏书，妄图弑君篡位，其罪当灭九族。尔等为何助纣为虐，不怕死吗？”

城下的士兵顿时惊呆了，一个个抖如筛糠，泪如雨下，大部分人情不自禁地跪在了地上。秦法苛刻暴烈，动不动就诛灭九族，这些士兵如何不知道？他们只以为是进宫擒贼，谋反的念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秦王继续说：“汝等世受国恩，当知恩图报。现在寡人下令，受胁从、受蒙蔽者免罪，但须效忠大秦，反戈而击，诛杀逆贼嫪毐及同党。活捉嫪毐者赏钱百万，杀嫪毐并献首级者赏钱五十万，活捉逆贼头目者赏钱二十万，杀死逆贼者与战场歼敌者同功，赏钱赐爵。”

王敖见城下士兵面面相觑，便大叫道：“逆贼人人得而诛之，将功赎罪，既往不咎。”

此时城下欢声雷动，士卒们红着眼睛向卫尉竭、佐戈竭及其亲兵冲过去，城下展开了血战，顿时血流成河，人头翻滚。士卒们边作战边哄抢地上的人头，原来秦人战功以首级计，所以战场上常有哄抢首级的场面。

佐戈竭恼羞成怒地吼叫道：“嬴政非先王之子，杀吕政，保大秦社稷……”然而没几个人听他的，士卒们的刀剑全朝他的脖子去了。仅仅一眨眼的工夫，佐戈竭就被斩成了十几段。此时蒙恬率数百卫兵自宫内杀出，两股力量合在一起顿时把卫尉竭的部下击败了，他只得率千余残兵后退。

话说嫪毐闻说蕲年宫久攻不下，便率三千余门客和家将前来接应，正好碰上卫尉竭败退。此时另一股反叛力量，嫪毐的朋友犬戎国使节戎翟君公也率领近千名犬戎兵赶到。于是反叛者如潮水般又压了回来，蒙恬的军士死伤惨重。

王敖在城上大叫道：“蒙将军！守城待援。”

蒙恬一把将头盔扔在地上，光着头怒吼道：“兄弟们，勤王者右袒。”此时正值深夜，敌